



张梅亭老人安息在这棵树下。(王晓峰 摄)

“老张，我们来看你了！”

清明将至，细雨如丝。4月1日上午，鄞州区公安分局首南派出所社区民警欧阳清和趁着调休，约上护工张中林、公益律师朱政甫，来到鄞州区同泰嘉陵树葬广场，为一位老人扫墓。

来到一棵大树下，欧阳清和蹲下身，轻轻放上素净的白菊花，摆上带来的祭品——海苔花生、青团，以及一张过期的身份证。

去年10月，93岁的张梅亭老人因病离世，长眠于此。老人无儿无女，亲友也早断了往来。他生前使用的那个老年手机里，只存着欧阳清和的号码。

“你最爱的海苔花生，是我昨夜炒的；青团也是我做的，给你尝尝鲜；身份证呢，是你落在我这儿的，今天一并带来了……”欧阳清和轻声告诉树下安息的老人。

2018年那次出警，让他走进了老人的生活。此后，他成了老人最踏实的依靠，守望七载，直至老人生命的尽头。

送别当日，欧阳清和在老人墓前承诺：“按照宁波人的风俗，头三年，我每年都来看你！”

记者 王晓峰  
通讯员 郑蒙永 周执 郭思佳

守望七载，终有一别。  
清明将至，站在老人安息的大树下，他轻声说：  
你最爱的海苔花生，是我昨夜炒的；  
青团也是我做的，给你尝尝鲜；  
身份证呢，是你落在我这儿的，今天一并带来了……

## 他是老人手机里唯一的联系人



老人走失，欧阳清和将他送回家。

(资料图 鄞州公安提供)



欧阳清和给老人喂饭。

(资料图 鄞州公安提供)



4月1日，民警欧阳清和（左）、护工张中林（中）、公益律师朱政甫（右）相约给老人扫墓。

(王晓峰 摄)

### A 联系人·老人手机里唯一留存的号码

清和，是农历四月的雅称，寓意万物生长、天地明净。今年50岁的欧阳清和，人如其名。

他与张梅亭老人的故事，始于2018年。

那时，老人已在和顺家园住了两年，因要迁移户口，按规定需要社区民警现场走访核实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便熟络起来。

张梅亭年轻时当过“赤脚医生”，那年虽已86岁高龄，身体却依然硬朗。因种种缘故，老人一直独自一人居住。

欧阳清和工作的警务室就在小区附近，张梅亭常来找他聊天。有时，老人也会赶到派出所找他，只为多聊几句。

“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住，挺不容易的，我就把自己的号码存进了老人的手机里。”欧阳清和叮嘱老人，有事随时打电话找他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存号码的事，欧阳清和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，直到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。

“你是欧阳清和吗？我是医院的，你家老人在公交车上摔了，赶紧过来……”2021年7月的一天，正在派出所值班的欧阳清和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焦急的声音让他脸色大变，以为家中老人出事了。

电话那头急促地说着医院地址、伤情状况，他却越听越疑惑，直到对方报出老人的名字——张梅亭。

欧阳清和立即带着辅警金敏赶到医院处置，全程办理后续事项，跑前跑后，一直忙到深夜……

事后，欧阳清和才知道，张梅亭的手机通讯录里，他是唯一的联系人。

这次施以援手后，老人对欧阳清和更亲近了，经常絮絮叨叨地跟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——哪年开始做“赤脚医生”，哪年去过什么地方……那些无处可诉的陈年旧事，终于有了愿意倾听的人。

### B 老朋友·一次次被呼叫的「兜底」人

知道自己是老人唯一的联系人后，欧阳清和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，从最初的职责所在，渐渐生出了一分牵挂，他去老人家里的次数更多了。

2021年8月，盛夏的宁波，暑气逼人。

那天，老人带着两个用来练腕力的大铁球上了公交车。铁球在手里转得锃亮，是老人多年不离身的老物件。

司机和乘客见状，纷纷劝说老人不要携带“危险器具”上车。可老人的倔劲上来了，说什么也不听。争执中，铁球不慎脱手，碰到了乘客。

更棘手的是，老人认为对方“找茬”在先，拒不认错。民警到场处置，照例要通知家属。一番老人的手机，通讯录里只有一个名字——欧阳清和。

电话打来时，欧阳清和正在忙别的事。听到“张梅亭”三个字，他立即赶了过去。

到了现场，只见老人坐在那里，一脸不服气。欧阳清和赶紧向被砸到的乘客道歉，解释老人的情况——独居多年，无儿无女，脾气是倔了些，但本性不坏。一番诚恳的话语，渐渐化解了那名受伤乘客的怒气。

可事情并没结束，双方因为赔偿问题闹上了法院。老人倔脾气上来，干脆不接电话，更不露面。

法院工作人员绕了一圈，又找到了欧阳清和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只是“传话人”，而是以“老朋友”的身份去劝说老人。

“那天，我在老人家里坐了很久，好说歹说，他终于同意赔偿了。”欧阳清和说，只要能解开老人的心结，自己花多少时间都愿意。

那些年，张梅亭总爱独自往外跑。直到2023年，老人得了健忘症，出去后经常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此后，欧阳清和隔三差五就会接到电话——总有热心路人或执勤民警，看到这位高龄老人孤身在外，放心不下，四下寻找家属，最后辗转找到的，还是手机通讯录里唯一的联系人。

为了防止老人走失，欧阳清和做了一张卡片，写上老人的基本信息和自己的电话，塞进老人衣兜里。

“每次将老人护送到家，欧阳警官总会放慢脚步，回头叮嘱我们：‘麻烦多照看两眼，他要是有什么事，给我打电话就行。’”和顺社区网格员王茜对此印象深刻。

### C 家里人·一双喂饭的手「接管」最后的岁月

最后几年，老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。

老人有退休金，会定期去银行存取款，但他忘记不清数目，与柜员起争执。闹到派出所后，还是要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欧阳清和来调解。

只要欧阳清和在，老人的倔脾气就会消失。大家索性请欧阳清和陪着老人一起来取钱，这样，银行省心，老人也放心。

2025年3月以后，老人再也没有去过银行。他把现金留在身上，最多时有数万元，分装在各个口袋里。

欧阳清和说，老人留现金在身上，不过是方便他们取用，以便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。“我想，他是在用这种方式，把最后的事托付给我。”

同年8月，老人在公交车站附近摔了一跤，受伤住院。出院后，欧阳清和开始张罗为老人请护工的事，但这需要时间。

“先得解决老人的一日三餐。”欧阳清和同小区周边的餐饮店商量好，请他们帮忙把饭菜送到不远处的鄞州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，再由保安送到老人家中，顺便上门看望。就这样，老人的一日三餐有了着落。

此后，老人的健忘症越来越严重。每次老人走失后被送回来，大家总会给他买点吃的放在家里。久而久之，糕点发霉、水果腐烂，招来满屋虫子。清洁工看了直摇头，加价也不愿意接这个活。

欧阳清和出手了。那天，他和辅警戴了三层口罩，足足花了半天时间，用光大两瓶清洁剂，清出的垃圾装了四五桶，终于将这间42平方米的小屋打扫干净了。随后，他又从家里拿来全新的被褥和衣物，给老人换上。

邻居王美林还记得那天的情景：“我在楼道里碰到了收工的欧阳警官和他的辅警搭档，两个人满头大汗，身上还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哪是民警啊，亲儿子也不一定做得到吧！”

护工还没到位时，对几乎丧失自主进食能力的张梅亭来说，吃饭是个大问题。那段时间，在鄞州区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大厅，只要一有空，欧阳清和就一手端碗，一手拿勺，一口一口将流食喂进老人嘴里。

老人有时神志不清，但对欧阳清和的信任和依赖却愈来愈深。

“欧阳警官很忙，他不在时就由我负责喂饭。”保安周慧芳说，人越老，越是孩子心态，有时老人非要欧阳清和到场才肯吃饭。“一个电话过去，欧阳警官就赶过来了。实在来不及，他会在电话里拼命‘哄’。”

公益律师朱政甫就是在这时认识了欧阳清和。“那天，在大厅看到欧阳警官喂饭的样子，就像儿子在照顾父亲。”

“这几年，不清楚内情的人都以为欧阳师傅是老人的儿子。”首南派出所教导员高碧松坦言，一名社区民警能做到这个份上，光有责任心远远不够，还得有一颗真心。

2025年10月13日中午，老人离世。身后事，由欧阳清和与社区一起负责。

清明时节的雨，又下起来了，细细密密的，落在白菊花瓣上。

欧阳清和蹲下身，那张过期的身份证被压在花束下。他伸手拂了拂白菊花上的水珠，动作很轻，像从前给老人掖被角。

他站起来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老张，明年清明，再来看你。”

### D 追梦人·打造一张「云端守护网」

“护工还没找到时，我心里有个想法——在老人家客厅装个智能监控。后来护工找到了，这个想法便暂时搁置了。”欧阳清和说，直到前段时间接连处置了几起涉老警情，这个念头又冒了出来。

3月17日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和顺社区书记郑萍。对方听后告诉他，前不久一名80多岁的独居老人主动找到社区，要求在客厅装个家用监控。“这位阿姨是个热心人，经常帮忙打扫楼道。她住的那层原本有7户人家，邻里之间能相互照应，现在只剩2户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阿姨主动提了这个建议。”

欧阳清和立刻联系了这位阿姨和她远在外地的儿子，征得同意并签署承诺书后，当晚就自费网购了家用监控。3月20日安装完毕，他将权限共享给老人的儿子，形成“双重守护”。

“这算是一个试点吧。现在我每天都会通过App看看，只要系统提示‘有人出现’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高龄老人最怕摔，摔了之后一个人在屋里，很危险。”欧阳清和告诉记者，他的设想是：在征得本人及家属同意的前提下，尽可能为独居的高龄老人安装家用监控，并将视频集成到一个平台上，形成一张“云端守护网”。

“我都想好了，这样的摄像头200多块钱一个。初期数量不会太多，我可以自费解决。”欧阳清和笑着说，“这样一来，我可以一个人看护一群人了。”

“我这个师父是实在人，光个人三等功就立过3次。当年我转业过来，跟着他到处跑，学到了很多，至今觉得受益匪浅。”鄞州钟公庙派出所社区民警姜雯告诉记者。

她说，她在欧阳清和身上看到了一种朴素的坚守——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日复一日地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把陌生的老人当成家里人。“他让我坚信，人这辈子不是只为自己活，更要温暖别人——把每一条生命都放在心上，尊重其活过的痕迹，也守护其最后的尊严。”